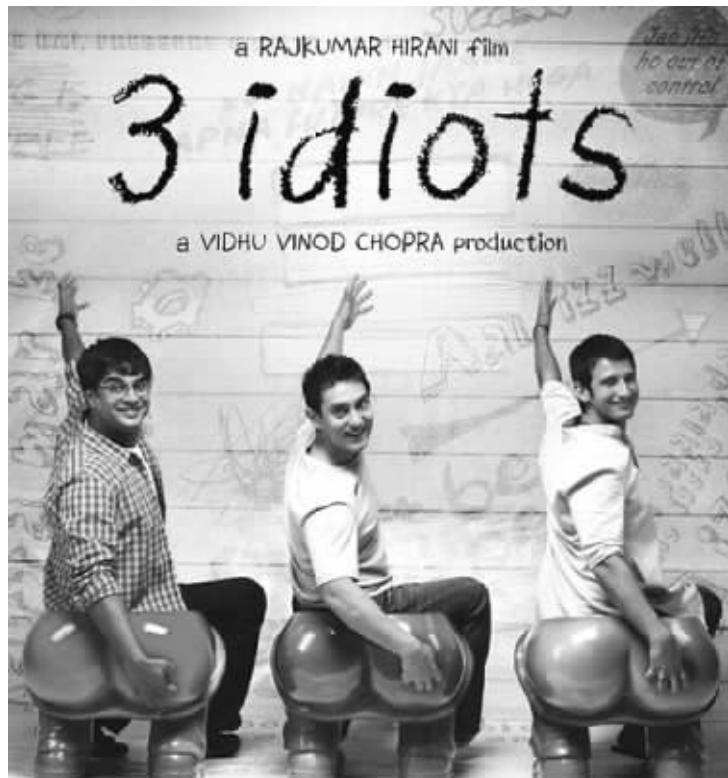


印度理工学院：“印度版麻省理工”的迷思

它更像是一座宁静的小镇，远离繁华，甚至没有像样的大楼和校门。它具有国际声誉，学生却对国家充满冷漠；所有努力的方向，无非晋升中产，以及美国梦。



印度电影《三个白痴》中的三位主人公。该电影即以IIT为故事背景 资料图片

最大文盲国家的世界一流大学

2011年4月9日是个周末。对于数量庞大的印度高中毕业生家庭而言，印度理工学院(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IIT)招生考试(JEE)的举行，令这一天充满刺激、悬念以及莫大的希望。因为，它有可能让孩子完成命运的变革、阶层的跃动、精英的养成，而且并不需要任何关系和贿赂。在印度，这种绝对的公平屈指可数，甚至是唯一的。

印度理工学院在中国尚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。很多人无法想象，文盲率高居世界首位、高等学校入学率仅12%的印度，会建成世界一流大学。

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节目《新闻60分》曾为IIT制作过一期专题。印孚瑟斯公司主席穆尔蒂在接受访问时说，他的儿子原本也希望进入IIT学习计算机科学，但终究无法通过变态的JEE考试，不得已进入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——这是一所享誉世界的常春藤名校。而一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(MIT)的印度学生则哭笑不得地介绍了类似的经历。主持人赖丽斯还特意为美国观众做了这样的一段解释：“印度理工学院可能是你所不熟悉的最重要的学府。它在印度的地位，相当于把哈佛、麻省理工与普林斯顿相加后在美国的地位”。如果你看过以IIT为故事背景的印度电影《三个白痴》，就能对这所学府在印度的崇高地位、绝对自由的学术氛围、特立独行的教学方式和天才学生有更深的理解。

美国政商界对IIT普遍垂青的根源出自硅谷，近20万的印裔高科技移民成为这部“世界电

脑”最为关键的部件之一，而他们大多毕业于这座学府。美国驻印度前大使约翰曾经调侃道：这是一块叫作硅谷的印度殖民地。在硅谷新近成立的2000家IT企业中，有40%由印度人创建，其中半数的创建人为IIT校友。2003年1月，在硅谷的IIT毕业生庆祝母校五十华诞，比尔·盖茨发表演讲时称赞：“IIT是改变世界的神奇学府。因为相较于数百年历史的哈佛、耶鲁、牛津、剑桥，IIT是如此不可思议的年轻人。”

第一处校址在一座小镇的监狱废墟上

尼赫鲁一直不讳言，IIT是自己一个华丽的梦想。这位自幼接受英式精英教育、毕业于剑桥大学的印度开国总理，希冀IIT培养出具有世界水准的工程师，并能成为一针催化剂，用以重塑这个垂头丧气、暗哑沉沦的国家。为了向世界快速证明印度的复兴，他运动式地发起一些高大的、不切实际的工程，盲目追求“世界一流”。但是不得不承认，IIT已经成为“尼赫鲁式遗产”中少数的成功样本。它阴差阳错地促进了这个国家在若干年后一跃成为软件强国，科技实力位居世界前列。

近年来，印度每年培养的工科毕业生数量达到100万人，美国或欧洲则不足10万人，而IIT的毕业生成为其中的带头人。在校方提供给本刊的著名校友录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名字和闪亮头衔：拉贾·古普塔(麦肯锡咨询公司前总经理)、尤曼格·古普塔(甲骨文公司的主要创始人之一)、维克特·梅利滋(花旗集团前副主席)、拉科什·甘格沃(美国航空公司前总裁)、阿伦·萨林(沃达丰公司首席执行

官)、阿维·马努德(高盛合伙人)、阿伦·纳特瓦力(贝尔前总裁)等。

IIT的第一处校址，被定在距离加尔各答120公里的一座小镇的监狱废墟上，这里曾经羁押过多名积极投身甘地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”的民主人士，其中两名遭到枪杀。尼赫鲁强调，这处囚牢象征着印度的屈辱过往，IIT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，它将为印度带来光明和光荣，而人才永远是强国之本。

在不算长的时间里，IIT形成了一个大学联盟，它拥有7座校园，分别位于德里、坎普尔、卡哈拉格普尔、马德拉斯、孟买、瓜哈提和卢克里。2000年《亚洲周刊》评选亚洲最佳理工学院时，印度理工学院以7所分校中的5所占据了前十强的“半壁江山”。2006年《泰晤士报》全球大学排行榜上，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50名，工科排名全球第三，仅次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美国《商业周刊》将IIT毕业生称作“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”，而IBM、惠普、甲骨文、微软、思科等著名企业更在IIT设有专门办事处，以便最快速地招揽优秀人才。

大学是这些准精英们最后的炼狱

在JEE考试进行的前一天，我受IIT孟买分校校长德旺教授的邀请，走进位于普威湖和维拉尔湖间这片绿色葱茏的校园。IIT孟买分校是7座校区中最具有国际声誉的一所，多年来在众多世俗的评价体系中蝉联第一。

它位于以美丽港湾、林立的银行和炫目的宝莱坞电影而著称的“印度第一都会”孟买市郊，远离繁华，甚至没有一扇真正意义上的校门。用木头和脚手架搭起来的出入证件检查站，便是这座被称为“百万富翁制造工厂”的著名学府官方定义下的“主校门”。整个大院被高耸的围墙圈住，进出有森严的登记制度。校园内几乎没有一座宏伟气派的楼宇，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灰色建筑为主，朴素，甚至可以说简陋。IIT的教授对我说，大学是这些准精英们过上舒适生活前最后的炼狱。“我们并不需要辉煌的大楼来装点什么。不过，里面的实验室，一点不比别的国家差。”

这里更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宁静小镇。1961年，印度以国家立法的高度制定《印度理工学院法》，该法规定：不允许任何机构和个人干涉理工学院行使独立治校的权力，并且绝对禁止理工学院与商业有任何牵连。IIT马德拉斯分校前任校长印德来桑详细地介绍说，多年来，IIT的主

要财源来自中央政府，学生的学费至今停留在建校时的水平。上世纪90年代，学校从学费中收回的教育成本仅为5%，现在更是可以忽略不计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印度政府并不重视高等教育，25年前发布的《高等教育状况报告》指出：“有一半以上的学校堪称知识和社会的贫民窟。”直到现任总理辛格上台，情况才有所扭转；他本人也是一位学者。

精英唯一缺失的是对自己国家的担当

即便在最艰难的印度经济危机时代，中央政府对于理工学院的慷慨支持一刻都没有停止过。孟买分校生物工程系教授罗赫特说，实在不知道这对于国家而言是悲剧还是福音。

几天以后，在印度另一所著名学府德里大学的校园里，人文学院二年级的几位学生阿瑟夫、达伍德和萨米特与我席地长谈。他们抱怨，IIT就像是被供奉起的一尊神像，任凭人间众生如何陷于水火，它的金身总是被擦拭得一尘不染。

对此，理工学院教授印地立桑感同身受。他在公开接受访谈时厉声喝斥——IIT遗世独立，身在其中的年轻学子对院墙外穷困落后、腐败当道、政治低效、性别及种族歧视盛行、宗教矛盾激化等问题充满漠视。而从跨出这个校门的那一刻起，很多人会头也不回地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。这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饱受欺压的弱势种姓家族长大的少年，IIT是他们的避风港，也是直升电梯，就连孟买分校最著名的校友之一、印度IT业的领袖尼勒卡尼也在慨叹：这样完美的教育唯独缺乏一点，那就是对自己国家的关注与担当。

“也许时间可以变革一切，我们只有50岁，在世界大学家族中还算是婴儿。中国的大学也一样。当然，顶层制度设计也很重要。虽然这个国家如此眷顾我们，但体制的更大层面的优化依然必需。只有国家各方面在接近美好，我们的学生才会心甘情愿地留下。”德旺校长对我说。

他的办公室在中央主楼的二层，底下是一排教室。在他每天上下班必经的楼道上，摆满桌椅，学生和教员可以坐在那里讨论任何问题，也可以随时拉住校长。第一排桌子底下还趴着慵懒的流浪狗。这天晚上，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将参加抗议政府腐败的绝食行动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将对一些国家政策展开辩论。

校长为此感到高兴，他觉得好的改变正在发生。

陈彦炜 肖斯予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

印度理工学院校园一景 资料图片

先睹为快



推荐指数
★★★

《中国海军的未来之路》

2011年6月7日，国内很多网站在首要位置上刊登了这个标题：《总参谋长首度证实中国正建航母》。文章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访美前接受香港某报专访时，首次公开证实，中国正在建造航空母舰。其实在此之前——2009年3月，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在北京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曾说：“大国中没有航空母舰的只有中国，中国不可能永远没有航空母舰。”这一表态迅速被媒体解读为“中国防务首脑首次明确表示将建造航母”。可以预见的是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国第一艘航母终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，向世人展露它的真颜。
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1年第25期



推荐指数
★★★

《摸清中国的外资家底》

统计显示，2010年末，我国对外金融资产41260亿美元，对外金融负债23354亿美元，对外金融净资产17907亿美元。笔者认为，新的统计方法虽然日趋合理准确，但外商在华资产仍可能被低估，与此同时中国所谓外汇过多的说法也应该可以得到部分澄清。本次统计的变化在于，外汇局将外商投资企业归属外方的未分配利润和已分配未汇出利润，进行计算纳入，并对外商直接投资(FDI)规模进行了市场重估值。

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1年第23期



推荐指数
★★★

《布吕尼影响力》

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“后宫不得干政”不同，现代西方政治中，政治家最要紧的工作往往不是决策，而是通过“秀”来塑造形象和左右民意，所以，拥有一个善于表现的第一夫人或许是政治家之幸。名模出身的布吕尼就是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一张王牌，她的影响力甚至正在改变世界对法国的看法。

布吕尼是不是有国际影响力，从她怀孕的事情上就可见一斑。先有德国的报纸从萨科齐的父亲口中套出了布吕尼怀孕的消息，后有比利时的报纸从布吕尼好友那里确认她怀的是个男孩。邻国的媒体为了布吕尼真是不辞辛劳。《看世界》2011年第12期